

插图本

中国新闻社会史

(第二版)

李彬 著

THE SOCIAL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中国新闻社会史

插图本

李彬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李彬著.—2版.—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302-20555-5

I.中… II.李… III.新闻事业史—中国 IV.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1643号

中国新闻社会史 **插图本** (第二版)

责任编辑:纪海虹

装帧设计:曲晓华 韩宇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密云胶印厂

装订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240 印张:34.5 字数:586千字

版次:2009年9月第2版

印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59.8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62770177转3103 产品编号:032995-0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目 录

| | |
|---|-----------|
| 开场白..... | 1 |
| 第一讲 远古回声 青灯残卷话新闻..... | 7 |
| 漫谈历史与新闻..... | 10 |
| 先秦 / 汉魏 / 隋唐 | |
| 邸报话题..... | 24 |
| 古代报纸的两条脉络..... | 32 |
| 第二讲 西风东渐 新闻传播发新枝 (1815—1895) | 43 |
| 外报：近代报刊的先导..... | 47 |
| 鸦片战争前 / 鸦片战争后 / 《点石斋画报》 | |
| “自强”与国人自办报刊..... | 61 |
| 王韬及其《循环日报》 (1874) | 63 |
| 第三讲 天崩地坼 清末民初涌高潮 (1895—1919) | 67 |
| 戊戌变法：第一次办报高潮..... | 73 |
| 睁眼看世界的“三部曲” / 《时务报》与“时务文体” | |
|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 / 维新派新闻思想 | |

| | |
|--|------------|
| 辛亥革命：第二次办报高潮..... | 92 |
| 小册子与“苏报案” / 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 | |
| 《民报》VS《新民丛报》 / 于右任及其“竖三民” | |
| 革命报刊与武昌首义 | |
| 五四运动：第三次办报高潮..... | 112 |
| 历史扫描 / 新闻专业主义 / 新闻教育和研究 / 职业记者 | |
| 第四讲 风雨苍黄（上） 独立自由求解放（1919—1949）..... | 139 |
| 革命报业..... | 142 |
| 大革命年代 / “一社一报” / 延河水，宝塔山 | |
| 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 / 人民广播事业 / 记者节 | |
| “新华社最好的记者” / 范长江与邹韬奋 / 外国记者与中国革命 | |
| 影像中的中国革命 / 革命×战争×新闻 | |
| 第五讲 风雨苍黄（中） 无可奈何花落去（1919—1949）..... | 219 |
| “党国”报业..... | 220 |
| “党国”事业与“党国”报业 / “一报一社一台” | |
| 新闻统制 / 抗战英烈、报界豪杰 / 雾锁山城 | |
| “大后方”的新闻教育 / 覆亡前夕 / 从《长河》看媒体 | |
| 第六讲 风雨苍黄（下） 说项依刘我大难（1919—1949）..... | 255 |
| 民间报业..... | 256 |
| 都市生活与商人报刊 / 新闻商人成舍我 | |
| 国闻通讯社与早期《大公报》 / 新记《大公报》 / 张季鸾 | |
| 胡政之 / 是是非非《大公报》 / 《观察》与“中间路线” | |
| 《新民报》与《文汇报》 / 自由主义与文人报刊 | |
| 第七讲 红日初升（上） 民族国家谱新章（1949—2009）..... | 299 |
| 新中国剪影..... | 300 |

抗美援朝 / “三面红旗” / “文化大革命” / 改革开放

百年历史百年情..... 327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民族国家建国之路 / 现代媒介及其生成

新中国的光荣与梦想 / 高家村故事

第八讲 红日初升（中） 新闻社会奏交响（1949—2009）..... 373

第九讲 红日初升（下） 改革开放话今朝（1978—2009）..... 445

《小平您好》和《我要上学》 / 80年代：思想启蒙、狂飚突进

80年代的新闻界 / 《河殇》及其反思

90年代：市场主导、多元分化 / 新自由主义VS新左派

新媒体与媒体融合 / 都市报与虚假新闻 / 媒介批评

新闻思潮与新闻研究

结束语..... 523

后记..... 539

跋..... 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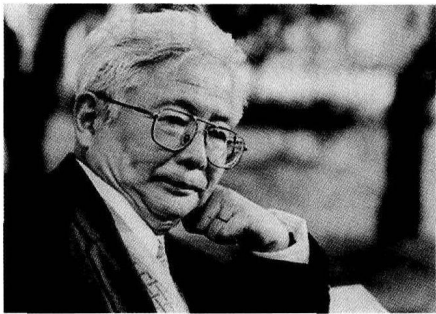
开场白

本书是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课堂讲录，主要讲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勾勒鸦片战争以来新闻事业的历史轨迹，同时透视其间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动因。之所以说“特别是”，是因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实际上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而生成演进的，基本属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运动。通过这些讲述和勾勒，不仅希望揭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同时更力求探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的讲述更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大关节、大问题，而对具体的、微观的事项则删繁就简，撇开如山似海的“断烂朝报”，提纲挈领地展现一幅宏观而有机的历史图景。我们的目的是让普通学生把握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脉络与社会关联，从而在形成专业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中国新闻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科一方面蔚为大观，成果丰硕，另一方面又存在亟

待开拓的研究领域。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或许还不在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如材料的发掘、体例的突破、观点的创新、表述的生动等，而首先在于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如果说以往的研究多属于“历史科学”，那么这个问题则涉及“历史哲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讲了三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若按这种标准衡量，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第一个层面，即原始的历史或“纪念碑式的历史”（尼采）。《剑桥近代史》丛书第一版主编阿克顿勋爵曾经悲叹，这种传统大有迫使一位历史学家变成百科全书编纂者之势，即西哲所谓 *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发展趋向自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事实上，只有经过原始的历史，才能展开反省的历史，进而抵达哲学的历史。正是由于近百年来几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学者的孜孜探求，由于他们在历史科学上所做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皇皇建



方汉奇

树，后人才可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展开反思，才可能激发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学术创新点。否则，如果对基本史实都不甚清楚，对主要脉络都不甚明了，那么还侈谈什么历史哲学呢？就此而言，后人不能不对以戈公振先生、方汉奇先生、张隆栋先生、李贻先生等为代表的新闻史传统充满敬意，同时对前辈学人所做的一切研究表示“同情之理解”。

对传统新闻传播史的反思，离不开史学领域的总体变迁及其背景。大略说来，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犹如一道隔开“旧史学”和“新史学”的鸿沟。旧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基本延续19世纪实证主义传统，特别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学术风格与研究精神。关于这种史学及其缺憾，原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1970年代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之“历史学卷”里指出：

大量的历史著作——也许占全部成果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完全是因袭常规的，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

新史学虽然风貌各异，取舍万殊，但在一系列内在理路上又颇多共通之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出自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可以概括为这么三层意思：即复现历史都表现为现时的思想活动；研究历史都由现时的兴趣所引发；把握历史都按现时的水平去衡量。这三者都展示出历史与现时的统一性，而正是这种统一性使过去的历史获得突出的当代性，用克罗齐的话来说，当代性才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与克罗齐同时的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步克罗齐后尘提出同样著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将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改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用一个流行的比喻说法，即：思想是灵魂，抽掉了思想，历史或史学就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何兆武）。至于“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则同20世纪以来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有关。简言之，历史并非尘封的档案和枯死的尸骨，而是经由今人构思、讲述及编撰的文本，而作为

文本的历史同文学等文本并无本质差别，归根结底都是借助语言而形成的某种叙事或建构。所以，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司历史的女神克利俄（Clio）不仅属于九位艺术女神之一，而且名列缪斯之首，以至于英国史学家屈维廉（G.M.Trevelyan）为批评实证主义史学而发表文章就以《克利俄：一位缪斯》为题。名著《八月炮火》的作者、美国首任艺术文学院的女院长芭芭拉·塔奇曼说过，“写作艺术同历史艺术一样使我感兴趣……从长远角度来讲，最好的作家就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新史学的三个命题互相关联，一气呵成，分别着眼于史学的当代性、思想性和叙事性，即所谓文、史、哲。它们的共同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史学从以往的客体本位转向现在的主体本位，将历史从某种编年史的“木乃伊”变成洋溢着青春、生命与活力的“有机体”，犹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生生图景。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文里对此做了生动阐述，他说：“（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

任何学科都包含三个不同的层面，即知识、理论和思想，新闻传播史学

科也不例外。知识构成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谓系统化和条理化知识，而思想则是从理论中提炼的精华。比如，经济学的知识多如牛毛，而形成一套类似剩余价值理论的已屈指可数，至于达到马克思那种思接千古、视通万里、酣畅淋漓、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者更是凤毛麟角。本书的讲述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不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事实的罗列，如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办了某份报纸，或某年某月某日有几家电台、几个频道、几家网站等，而希望向更加深广的领域拓展，特别是理论的透视和思想的升华，否则也难免成为死的历史或“物的历史”，而难以成为活的历史或“人的历史”。亨利·贝尔（Henri Berr）说得好，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半生从事新闻工作的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的著名演讲里，也以通俗笔墨写道：

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

缪斯



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

新史学之前，我们以为只要充分掌握史料，就可以放心谈论新闻传播史了。殊不知，“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哲学的头脑、理论思辨和分析的能力，他对文献再熟悉，搜集的材料再多，搞出来的也只是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刘昶）。另外，传统研究无不视考证为基本功，以为只要精细地考证史料就能形成严谨扎实的研究了。对史学研究而言，考证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仅仅依赖考据还远远不够。在新史学看来，考证癖归根结底源于对精英的重视和对常人的漠视。因为，作为传统史学的工具，考证只适用于对历史上少数精英及其行止的研究，“一旦要研究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研究影响这普通人生活历史的各种各样因素，考证方法就用不上了。一方面，是缺乏足够的和系统的历史记载以资考证，传统的历史根本就忽视普通人和这众多的因素；另一方面，即便过去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了足够的材料，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其一一加以考证呢”（刘昶）？打个比喻，考证虽然不可或缺，但只是为史学提供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而新史学的抱负则属于建筑师的意匠经营。如果

没有这种意匠经营，那么即便有再多再美的砖瓦石料、再精再细的建筑定律，也依然无法孕育辉煌的故宫、壮美的金字塔、宏伟的罗马斗兽场等。

其实，新史学并不否认史料的价值，也并不拒绝严谨的考据。它批评的只是就史料谈史料，为考据而考据。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史家著述能够脱离史料，能够摆脱考据，包括新史学。不仅如此，新史学对史料的重视远远超越以往的范畴。在新史学看来，史家常用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固然属于史料，除此之外，史料的范围还应包括广泛的人类活动遗迹，用英国学者约翰·阿诺德（John H. Arnold）的生动说法：

事实上，史料可以是任何为我们留下过去痕迹的东西。它可以是记录土地交易的一张契约，提供证人辩词的一个法庭判例，为不知名的听众所做的一次布道，关于书籍、股票、价格、货物、人口、家畜或信仰的一张清单，被遗忘的面孔的一张绘画或照片，书信、回忆录、自传或者涂鸦之作，展现其权力和财富的富人的建筑（或者呈现出另一面的穷人的住所），故事、诗歌、歌曲、谚语、下流笑话，感到厌倦的抄写员或灵巧的评注者写在页边的晦涩评论。资料可以是上千种东西……它是过去留下的遗迹。（《历史之源》）

总之，我们的讲述希望以兼容文史、哲的新史学“复活”历史而不仅仅是单调刻板地“复现”历史，或者

说以兼容“考据、义理和辞章”的中国传统史学综合把握新闻传播史生生不息的鲜活图景。

就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而言，日益面临着一种“战略性调整”。具体说来，涉及三点。一是研究领域的调整，重点由旧中国转向新中国。旧中国渐行渐远，新中国日新月异，不仅时间与旧中国相埒，如旧中国报业百科全书的《申报》有77年，而新中国即将跨过60年，这60年与当下业界、学界的关系更为密切。二是学科定位的调整，重心从历史学转向新闻学，新闻史学属于新闻学的分支，而不是历史学的分支。历史学指向过去，新闻学指向当下，历史学侧重凝固的事实，新闻学关注生成的实践。三是理论与方法的战略性调整。承认新闻史学属于新闻学而非历史学，那么，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就面临战略性调整，除了延续史家青睐的文史传统，势必更多地侧重于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国际关系等学科。多少了解中国的现状、世界的发展和学科的未来，对此就不难理解。

本书一共九讲。第一讲对古代的总体情况进行粗线条的扫描，从先秦而两汉，从唐宋而明清，然后进入本

书的主体部分，即鸦片战争以来的新闻演进。第二讲是对19世纪新闻传播的纵览，涉及鸦片战争前后的基本情况与主要发展。第三讲进入清末民初，这个时期社会变革异常剧烈、新陈代谢明显加速，新闻事业也如星火燎原，蓬勃发展，即所谓“三次办报高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第四讲到第六讲主要谈民国年间情况，大致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诞生。如果说三次办报高潮是时间序列上的嬗替，那么，民国时期则在空间序列上形成三个同时并置而互相制约的板块，即革命报业、“党国”报业和民间报业。第七讲到第九讲是新中国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及其新闻传播的沧桑轨迹，其中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一是新中国的社会变迁及其背景；其二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里程碑篇章，从“开国大典”到新世纪；其三是“新时期”的发展。最后是全书的“结束语”。如果说前面九讲是“画龙”，那么结束语就是“点睛”，点睛之笔既来自对历史的感悟、体察和会心，更源于对人生的理想、热情和信念，即清华大学历史系名教授何兆武先生说的：“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都要由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和理想加以统一。”



第一讲

远古回声

青灯残卷话新闻

这一讲涉及近代之前的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准备讲三个话题，一是历史与新闻，二是邸报问题，三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两条发展线索。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内容丰富，包罗广泛，作为一个文化灿烂、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方面同样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两项即印刷术和造纸术，都对人类新闻传播活动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1921年12月4日，美国第一家正规的新闻教育机构即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Dr. Walte William），由胡适陪同并担任口译，为北京大学师生作了一场新闻学的演讲，开篇就谈道：“中国是印刷术发明最先发明的国家。世界上若没有印刷术，新闻学决不能产出。所以，我现在中国谈新闻事业，好比似小儿女向他的母亲报告他的经验一般，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6日）再如，中国的文字不仅独树一帜，而且连绵不断，在人类传播史上同样具有突出意义。借用英国史学大家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说法：

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文字发明，是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它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下来，把消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它还提供了记载知识并使之世代相传的手段。

中国古代人的聪明智慧同样体现于

传播领域，形成一系列富于洞见的传播思想。举例来说，武王《机铭》里有一句“口戕口”。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解释，前一个“口”字指口舌之口，代表言语；后一个口字指人口之口，表示人丁。凡以口舌拨弄是非，造谣污蔑，强词夺理，恶语伤人，从而害人甚至害己，都属于“口戕口”。我国古人对此早就深有体会，所谓“溺于渊，犹可援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武王《盟盘铭》）、“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武王《笔书》）等，无不令人悚然而惊。钱先生曾为此慨叹道：“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管锥编》）赵一凡先生对这八个字推崇备至，认为其简明透彻足抵西人连篇累牍的话语理论。而诸如此类的论述在先秦典籍以及汇集古人奇思妙语的《古诗源》里，可谓比比皆是，琳琅满目。

至于中国古代人的传播行为，就更丰富多样，举不胜举。比如，常见的驿传系统在古代社会一直发挥重要的传播功能，仅从历代诗人的笔下就可窥见一斑：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赠范晔》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全唐诗·杂曲歌辞》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

再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里提到的“烽火”，同样是古代常用的一种传播方式，而且也在诗人笔下屡屡出现：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杨炯《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李颀《古从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从军行》

与烽火的传播功能类似的还有“羽书”，就是“鸡毛信”。书信上插有羽毛表明军情紧迫，十万火急。如唐代诗人经常写到的：

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有羽书急，单于寇井陉。——王昌龄《少年行》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陇

西行》

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高适《燕歌行》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曾主编一部《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汇集海内外诸多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的学者专家研讨这方面话题的文字，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中国古代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传播手段、传播思想、传播制度、传播艺术等。总之，这方面的内容同样博大精深，而这里讲的只是非常粗略的概要，而且是和新闻传播直接相关的内容，至于其他许多事项，如书信、烽火、驿站、边关文书等等都不得不省略了。

下面先谈第一个话题——历史与新闻。

漫谈历史与新闻

历史与新闻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人们不是爱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吗？历史也好，新闻也罢，归根结底都在同事实打交道，它们的本体都是事实或真事，而不是虚构的“假语村言”，不同于小说、童话、戏剧等虚构作品。换言之，历史和新闻都必须事实，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从本体方面来说的情形。另外，从主体方面讲，历史和新闻都涉及叙事，也就是说历史和新闻都得通过主体的叙述才能呈现出来，才能为人所知。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新闻记者都不得不叙说，不得不讲一套有头有尾、起承转合的故事。英国史学家屈维廉说过：“就历史的不变的本质来说，它乃是‘一个故事’……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新闻记者。当然，新闻的叙事不同于历史的叙事，比如史家往往通过各种历史文献或档案资料等讲述故事，而记者常常得到事情发生的现场，通过实地的采访才能讲述故事。

古今中外，有许多出色的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比如，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写过一部西方的“史记”——《希罗多德历史》，里面的各种故事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精彩纷呈，妙趣横生。希罗多德是历史学家，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位走在路上的记者，他像司马迁一样，云游四方，行走天下，搜集大量史料和资料，然后完成这部经典的历史故事或新闻报道——《希罗多德历史》。再如，美国名记者威廉·夏伊勒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著，一部既有权威又有意思的经典。此书译者董乐山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化人，他重译的斯诺《西行漫记》以及《光荣与梦想》、《巴黎烧了吗？》等，既是妙趣横生的史学佳作，又是同出记者手笔的新闻名篇，几乎成为新闻人的必读书。比如，《光荣与梦想》以大量有声有色的新闻故事和历史细节，生动有趣地展现了二战前后大约半个世纪的美国社会和历史进程，栩



董乐山漫画像

栩如生，引人入胜。该书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以来，一直流传不衰，作者威廉·曼彻斯特就是美国一代名记者、历史学家，曾供职于《巴尔的摩太阳报》。至于两位记者合写的《巴黎烧了吗？》则记述二战胜利前夕保卫巴黎的一段历史故事，犹如惊险小说一般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而且最令人钦佩的是，全书“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董乐山），每个细节都有事实依据，都由调查、采访获得，令人叹服。作者拉莱·科林斯为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为《巴黎竞赛画报》记者，而这两份杂志也属外国新闻刊物的翘楚。另外，由董乐山审校的《美国新闻史》也是一部新闻学名著，自1980年代介绍到中国以来深受学界青睐，成为著译俱佳的学术经典。

总而言之，历史和新闻总是形同

一体，难舍难分。如果说新闻是一支先遣队，那么历史就是大部队；如果说新闻好比冰山的一角，那么历史则恰似冰山的主体；如果说新闻是闪耀一片的颗颗星辰，那么历史就是星汉灿烂的无垠夜空。对此，许多名家都有精彩的论断，比如：

新闻者，史之流裔耳。——蔡元培

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李大钊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徐铸成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董桥

……

1923年，李大钊还在《顺天时报》第七千期纪念号发表文章，专门论述新闻与历史的关系：

报纸上所纪的事，虽然是片片段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相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

既然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么为了对历史负责，新闻报道就必须真实，而绝不可弄虚作假。我国新闻理论的泰斗甘惜分先生甚至主张，大学的新闻专业应该放在史学门类，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放在文学门类，学生应该授史学学位而不是文学学位。因为，新闻的品格即实事求是更接近史学，而文学虽然可使学生在文字功底上得